

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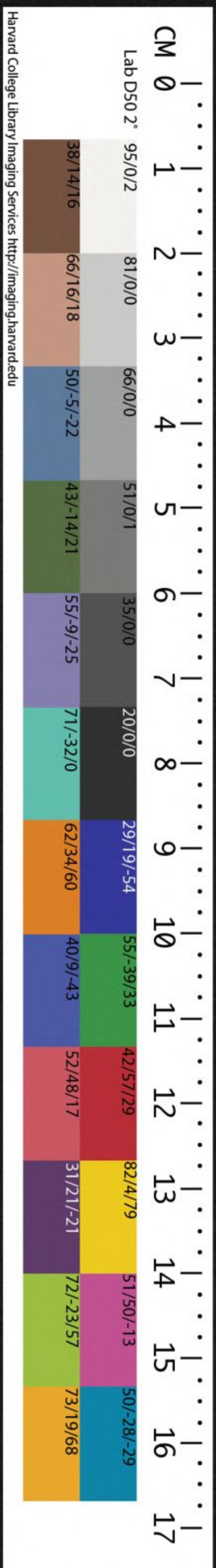
卷一百一十四



35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唐書卷一百一

蕭瑀列傳第二十六

宋本
宋本
宋本
宋本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真有

承直郎 司業臣葉自高等奉

勅重校刊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
兄爲隋晉王妃故人長安瑀愛經術善屬文性鯁急鄙
遠浮華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以
爲人稟天地而生而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繫諸人今
一於命非先王所以教人者通儒柳顧言諸葛穎歎曰
是足鍼孝標膏肓矣晉王爲太子授右千牛卽帝位妃

為后而瑀夢親寵頻遷尚衣奉御檢校左翊衛鷹揚郎
 將感末疾不呼醫曰天若假吾餘年因得為道階矣后
 聞責謂曰爾亡國後不安小官而高為怪語罪不測瑀
 復治疾良已拜內史侍郎數言事忤旨稍見忌帝至鴈
 門為突厥所圍瑀謀曰夷俗可賀敦與兵馬事況義成
 公主以帝女為之若走一介使鑄喻宜不戰而解又眾
 商陛下已平突厥方復事遼東故怠不肯戰願下詔赦
 高麗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矢帝從之既而主詭辭謂突
 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遼又銜瑀以謀撤其機謂羣
 臣曰突厥何能為瑀乘未解時乃約恐我遂出瑀為河

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一不制瑀募勇敢士擊降之悉
 捐貲畜賜有功又擊走薛舉眾數萬高祖入京師招之
 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秦王領
 右元帥攻洛陽署瑀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
 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
 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
 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之故賜黃金一由公其勿辭是
 歲州置七職秦王為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詔嘗下中
 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
 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

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初瑀關內田宅悉賜勲家王是還給之瑀盡以分宗族獨留廟室奉祠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七年以熒惑犯右執法避位不許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鏹切詆辭旨䟽躁太宗怒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爲左僕射實封六百戶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柰何瑀曰二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爲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跬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

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爲晉州都督入拜太常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駁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卽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爲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爲太常卿拜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事帝常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曰云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大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旣蒙教又許以忠亮雖

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衆持法王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各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懼臧否因爲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乂亦不平瑀好浮屠法間請捨家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遺命歛以單衣無卜日詔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諡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諡貞福子銳尚襄城公主爲太常少卿

鈞瑀從子有才譽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武侯屬盧文操跳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曰囚罪誠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詔原死太常工爲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卽

宥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瓘爲渝州長史居母喪以毀卒鈞兄子嗣業少從煬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以其知虜曲折詔領突厥衆擢累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嵩瓘子貌偉秀美鬚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婿陸象先宰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時人不許神龍元年

始調洛州參軍事桓彥範爲刺史待以異禮河北黜陟使姜師度爲判官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王丘齊澣皆有名以嵩少術學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歷宋州刺史遷尚書左丞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旣赴軍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大將悉諸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回紇又殺涼州守將王君奭河隴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徙嵩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封蘭陵縣子嵩表裴寬郭虛已牛仙客置幕府以建康軍使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完樹陁懷保邊人於時悉諾邏恭祿威

憺諸部吐蕃倚其健噬邊嵩乃縱反間示疑端贊普果
誅之使悉末明攻瓜州守珪拒甚力虜引卻會鄯州都
督張志亮破賊青海西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彊弩四
千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晨鬪迄晡乃大潰斬一將虜
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官
一子恩顧第一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
缺四年嵩得之然常遙領河西節度在公慎密人莫見
其際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儀物貴
甚俄封徐國公初裴光廷與嵩數不協光廷卒帝委嵩
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

嵩慙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
待罪宰相爵位旣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馱臣
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曰卿言切
矣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
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
皆罷是日荊州進黃甘帝以紫帔包賜之擢子華給事
中久之進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中人
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遺仙
童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見許嵩退脩
蔣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華爲工部侍郎衡以尚主

唐書卷一百一
列傳
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豔其榮天寶八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謹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寶末爲兵部侍郎祿山亂陷賊逼守魏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華間道奉表欲舉魏以應爲賊所執會崔光遠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德華庇免爭來詣光遠乞留有詔卽授刺史思明反子儀懼復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召置軍中相州兵潰華還朝猶以汙賊降試祕書少監稍遷尚書右丞擢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

矯詔罷華爲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輔國貶華爲峽州司馬卒二子恒悟

復字履初衡子生賊里媼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母歎曰此子當興吾宗推主蔭爲宮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歛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

儲粟復輒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
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久乃拜兵部侍郎晉王爲襄
漢元帥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謂行軍長史德
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惡庫隘欲西如鳳
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悖亂當有同惡者
雖鎰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鎰
爲李楚璿所害以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
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叵使參領帝不聽又言陛下厥初
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今陷下危當

懲又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卽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
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諂諛阿匱復厲言杞詞不正帝免
貽謂左右曰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
道宣撫安慰使興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
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臯殺邠隴叛卒不應楚琳復
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善汰惡爲未
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臯名淺官下獨挺挺抗患如以
臯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中宮
馬欽緒揖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旣而從一密諭復曰有
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僉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公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今與公行此或可第恐寢以生常政由是敝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弟升尚部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升早卒主以姦蠱事再得罪廢諸子悉逐醜地女爲皇太子妃太子請離婚帝銜曩忤故復坐是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復望閥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爲相臨事嚴方數咈帝意故居位亟解然性孝友既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復子湛湛子寘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俛字思謙恒子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歎調發疲天下訾其諡憲宗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皇甫鎛薦爲御史中丞鎛與令狐楚皆善俛兩人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俛厚襲徐國公穆宗立逐鎛議所以代者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

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于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令狐楚罷執政西川節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劾播纖佞不可污台宰帝不許自請罷冀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爲尚書左僕射用播爲鹽鐵使後宰相俛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兵部移病求分司不許授太子少保爲同州刺史復以少保分

司東都性簡潔以聲利爲汙疾邪太甚狐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籍文宗卽位召授少師稱疾力不拜乃還左僕射許致仕莊恪太子時議選舊德保輔東宮復以少師召輒上還制書堅辭卽遷太子太傅優詔褒尚闕成初弟俛爲楚州刺史召見帝曰俛先帝賢宰相筋力未衰可一來爾善道朕意乃以詔書并綰三百因俛致之俛終不起以壽卒母韋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居喪哀毀旣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爲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穆

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爲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旣而籍卒遭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克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贊曰俛鑿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挺復爲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見輿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旣乎

倣字思道悟子大和中擢進士第除累給事中宣宗力治喜直言嘗以李璣爲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璣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罰侍講學士孔溫裕曰給事中駁奏爲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詔可令狐綯用李璣經略安南璣以暴沓免俄起爲壽州團練使倣劾奏璣無所回時推其直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稿梅

於廚以和劑做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做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况佛者可
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後官數遷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做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人得以安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做以鯁直爲權近所忌卒年八十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做嶺南海解官往侍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以做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笥貪者伺望得無蕙苾嫌乎做曰善甘思不及此乃止廣明初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厲止六佞行以備賊謀出太倉粟賤估以濟貧民俄遷京兆尹田田令殺養子有罪亡擊捕吏繫獄請救踵門廩不納杖錮之內外畏讐令殺拒黃巢以廩爲糧料使辭疾貶賀山川司戶參軍事會襄王竊據挈族逃河朔鎮冀節度使工工鎔厚禮之光化中以給事中召不至卒

邁字得聖寘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

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邁姿容禹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爲人保衡才下諸儒靳溥之不甚齒獨呼邁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爲相撫邁罪繇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禦邁怳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爲禮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緜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一而得邁及是與鐸竝位鐸年老嘗入對殿中邁掖起之帝喜曰邁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邁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

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邁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邁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旣當國風采峭整天子器之時藩鎮多興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權綱漶弛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吉爲佐會牙將時溥逐詳而取節度溥爲養幹所毒不死或讒凝吉爲詳報仇者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卽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田令孜受溥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傳成其罪御史王華嫉惡甚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奏言損近臣法當死卽死獨不宜取辱於官人手邁卽時叩延英爭曰凝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問不

接且數暮安得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
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今損可無罪誅禍且及臣輩帝
寤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附
順唯邁不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重榮
固爭乃徙重榮它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
陀拒王師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
孜生事離間大臣邁素惡之與裴澈計共召朱玫於邠
玫起邠兵五千奉迎與沙陀等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
復出百官不及從玫怒令孜并望帝不諒其心謂邁曰
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流野得復宗廟遺老
殘民間輿馬音流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
赦使之寵今姦臣爲國產怨我壽命而來返以爲脅君
羣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
哉喪君有君公其圖之邁曰上無負天下顧爲令孜掣
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
室意宜還藩奉表請天子復國策無宜此玫曰諸王才
可任天下者不乏邁曰人非伊霍欲爲禍首未或利也
玫退曰我擇一王爲帝違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煜
而召邁作冊邁苦辭玫更委鄭昌圖滋恨邁及還長安
使昌圖相煜罷邁爲太子太保移疾不出方其弟遠爲

永樂令往從之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邁雅隙乃劾嘗爲
僞臣卽賜死其所實光啓三年邁見柄任凡五暮行完
而材逢世多故召復臣以濟亂身汗僞署不得其死人
爲哀之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起家陝州參軍事金城丞蒞事
清挺選補黜陟使裴遵慶表爲判官還調萬年主簿歷
左右司郎中爲元載所惡外遷袁潤等六州刺史大曆
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鎰爲
第一而劭桑稼均賦稅業祿游口在鎰復右遷戶部侍
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益爲張誕匿里中與蔣沈不浼

于賊事平擢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師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
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
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唐書卷一百一

唐書卷一百二 岑虞李褚姚合狐列傳第二十七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巨蕭長有

承直郎 司業 陳某向直寺奉

勅重校刊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
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得申文本
年十四詣司隸理寃辨對哀暢無所詰眾屬目命作蓮
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
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為中書侍郎主文

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寇文本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于頸以望真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兵剽係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狼顧麕驚不如厚撫荊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玉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侵略署文本別駕從擊輔公祐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瞻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

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謹罷溫彥博爲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母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踰年爲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最日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諡曰憲陪葬昭陵始文本貴常自以

興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帟事母以孝顯撫弟姪篤
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吾親之
信之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
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
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答拜始爲
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荅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
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
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
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
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旣任職又賚錫豐饒皆令弟

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謂文本曰
卿第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
不欲離左右今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
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敕卒無過孫義從子長倩
義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郴州
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爲長洲令仲休爲溧水
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
三岑乃薦義爲汜水令武后令宰相舉爲員外郎者韋
嗣立薦義且言惟長倩爲累久不進后曰義誠材何諉
之拘卽拜天官員外郎於是坐親廢者皆得援而進矣

俄爲中書舍人中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者衆畏三思不敢爲草獨羲爲之詞誼勁切由是下遷祕書少監進吏部侍郎時崔湜鄭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獨羲勁廉爲時議嘉仰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爲陝州刺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進侍中封南陽郡公初節愍太子之難冉祖雍誣帝及太平公主連謀賴羲與蕭至忠保護得免羲監脩中宗實錄自著其事帝見之賞歎賜物三百段良馬一匹下詔褒美時羲兄獻爲國子司業仲翔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刺史兄弟子姓在清要者數十人羲歎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家

長倩少孤爲文本鞠愛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羣臣爭言之長倩懼間亦開陳請改皇嗣爲武氏且爲周家諸貳后順許賜實封戶五百加特進輔國大將軍鳳閣舍人張嘉福洛州民王慶之建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謂皇嗣在東宮不宜更立與格輔元不署奏請切責嘉福等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皇后喜始詔天下

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繇是與諸武忤罷爲武威道行軍大摠管征吐蕃未至召還下獄來俊臣脅誣長倩與輔元歐陽通數十族謀反斬于市五子同賜死發暴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輔元者汴州俊儀人父處仁仕隋爲剡丞與同郡王孝逸繁師元靖君亮鄭祖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八俊輔元擢明經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旣持承嗣不可遂及誅子遵亦舉明經第爲太常寺大祝亡命匿中牟十餘年神龍初訴父寃擢累贊善大夫輔元兄希元洛州司法參軍同章懷太子注范曄後漢

書者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類已由是有名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噉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煬帝爲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

大業中累至祕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
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
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字文化及已弑帝間殺世
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從至
聊城爲竇建德所獲署黃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
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
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
庶子固辭改祕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
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
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

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
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
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
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
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詔郡
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流穆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
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
廟蛇宐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災耳今蛇見山澤適
其所居又山東淫雨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宐省錄
累囚庶幾或當天意帝然之於是遣使賑飢民申挺獄

訟多所原赦後星孛虛危歷氏餘百日帝訪羣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公懼而脩德後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慎終于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過但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卽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秦始皇剗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高祖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

峻暴人力告弊世南諫曰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墳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爲長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

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爲壽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槨足以藏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竝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與秦漢君同爲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爲霸陵因山

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卽平安依周制爲三仞之墳明器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爲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戶至五十萬今人衆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時議者頗言宜奉遺詔於是稍稍裁抑帝常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數

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祕愛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祿賜防閣視京官職事者卒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懿帝于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復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旣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卽其

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下制厚卹其家子相終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邠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引蔭補三衛長乃性疏脫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兼學士被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宮襲父爵安平公僕射楊素吏部尚書午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律令陰陽書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楊州召

不赴銜之及卽位奪爵爲桂州司馬宮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戊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空斥醜處乃授建安郡丞至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僞署危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旣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旣而宿病皆愈伏威詒書輔公柘使殺之爲王雄誕保護得免公柘反授吏部侍郎或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柘書乃解猶貶涇州司戶太宗至涇州召與語悅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明年

除禮部侍郎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據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媠無度乃作贊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還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久之固乞致仕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諡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世顯爲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者累年好獎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沈鬱詩尤其所長樵斲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子

安期

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貞觀初爲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宗卽位遷中書舍人司列少常伯數預決國事帝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安期進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爲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賢諂若陛下忘其親讐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謚曰烈自德

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羲仲又爲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

亮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于心年十八詣陳僕

射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總諸詞人在

席皆服其工累遷爲尚書殿中侍郎入隋爲東宮學士

遷太常博士煬帝議改宗廟之制亮請依古七廟而太

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室

而祭始祖二祧不從迭毀未及行坐與楊玄感善煬帝

矜已嫉才因是亦貶西海司戶時博士潘徽貶威定主

簿亮與俱至隴山徽死爲斂瘞人皆義之後爲薛舉黃

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又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邪王悅賜乘馬帛二百段卽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懇幅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祕謀有裨輔之益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老于家太宗征遼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載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帝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及寢疾帝遣醫中使候問踵相逮卒年八十八

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遂良自有傳初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太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等爲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大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禰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大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簽蘇勗竝以本官爲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

討論墳籍權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闡立本圖象使亮
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
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劉
孝孫者荊州人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末
爲王世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辯降衆引去獨孝孫攀
援號慟送于郊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諮議
參軍遷太守洗馬未拜卒。○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
鄭州仕隋爲齊主府屬李密據洛口署記室密敗爲王
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獨玄道曰死生有命憂能了乎
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釋縛爲著作佐郎東都平
爲秦王府主簿貞觀初累遷給事中姑臧縣男出爲幽
州長史佐都督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不法每以義裁
糾之嘗遺玄道婢乃良家子爲所掠遣去不納由是始
隙君廓入朝玄道寓書房玄齡玄齡本甥也君廓發其
書不識草字疑以謀已遂反坐是流嶺州未幾擢常州
刺史風績清簡下詔褒美賜繒帛久之攻仕加銀青光
祿大夫以祿歸第卒

李守素者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
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
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

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
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時滑州刺
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
吳興遷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
業寡嗜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貲仕陳會稽王主
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事以父喪免服除補河間郡司
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
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
潛脩區寓圖志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

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
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昭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
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
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姚思
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
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爲皇太子遷
洗馬卽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
書思廉采謝昺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
家史以卒父業賜雜綵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以藩
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亦展盡無所諱帝幸

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卽頓劇豈爲游賞者乎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諡曰康陪葬昭陵孫壽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與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孱王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壽字令璋少孤撫昆甥友愛力學才辯挾邁永徽中舉明經第補太子宮門郎以論撰勞進祕書郎稍遷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壽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爲上應國姓哀類以聞后大悅拜檢校天官侍郎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壽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壽始坐事降司賓少卿延載初拜納言有司以壽族犯法不可爲侍臣者壽曰王敦犯順導典樞機嵇康被戮紹以忠死是能爲累乎后曰此朕

意卿無恤浮言證聖初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避正殿應天變壽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漢業昌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堂布政之宮非宗廟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左拾遺劉承慶曰明堂所以宗祀爲天所焚當側身思過振除前犯壽挾前語以傾后意后乃更御端門大酺燕羣臣與相娛樂遂造天樞著已功德命壽爲使董督之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歛天下農器并鑄以功賜爵一級后封嵩山詔壽摠知儀注爲封禪副使更造明堂又以使護作加銀青光祿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壽

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空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豈有詔大食停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壽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飾臣觀其上先有五采雜珣豈待塗金爲符曜耶后乃止契丹李盡忠盜塞副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使坐累下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壽擿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爲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壽爲兼之新都丞朱待辟坐贓應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謀殺壽據劔南有密告后者詔壽窮按壽深探其獄跡疑似皆捕逮株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洛

州長史宋玄爽御史中丞霍獻可覆視無所翻坐没人
五十餘族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冤譟監察御史
袁恕已劾奏壽獄不平有詔勿治召拜地官冬官二尚
書久之致仕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諡曰
成第班

班篤學有立志曜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
賜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愨太子
稍失道班凡四上書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
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

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
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
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爲詐僞有
點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
弋絺足革舄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
具劔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
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劔佩去社門不
出夫聖賢以簡素爲貴皇王以菲薄爲德惟殿下留心
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
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僞乘之因緣

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
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
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
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脩身史所以
諸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
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官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
騎常侍遷秘書監睿宗立拜戶部尚書所歷定州刺史
尚書官皆與琦相繼云卒年七十四始曾祖察嘗撰漢
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爲已說班著紹
訓以發明舊義云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
姓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爲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
王神通據大平宮起兵立摠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
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祕書
丞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邪德棻對曰冠髻
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
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
驗也帝然之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祕書湮缺德棻
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稱錄不數年圖典略備
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

脫捐。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馮。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舉、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主齊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蔡、主周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

家史當立。德蔡、史與祕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祕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摠監脩撰之原。自德蔡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脩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廢，坐除名爲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會修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柬凡十有八人。德蔡爲先進，故類例多所諏定。除祕書少監、永徽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遷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學士坐中華殿，問何脩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德蔡曰：王任德

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
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焉帝曰今
茲何爲而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本今天下無
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歛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
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
亡也忽焉然一主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
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
爲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諡曰憲時又
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
鄧世隆者相州人隋大業末主世充兄子太戍河陽引

賓客秦王攻洛陽遣書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
亡命變姓名號隱玄先生棲白鹿山貞觀初召授國子
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顥庾安禮敬播俱爲脩史
學士世隆內負罪居不聊太宗遣房玄齡諭曰爾爲人
作書各忠其主耳我爲天子尚甘心疋夫邪母有後疑
改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嚮學
多屬文賦詩天格瞻麗意悟冲邁十三年世隆上疏請
加集錄帝謙不許終著作郎顧胤蘇州吳人父覽仕隋
祕書學士胤永徽中累遷起居郎兼脩國史以撰太宗
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加朝請大

夫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爲天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卒后曰琮不幸令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特廢視事一日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脩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佗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旣數與論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

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一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醜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脩國史卒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祕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著格論通曆等書行于時

峒德棻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遇祿山亂去隱南山豹林谷楊綰微時數從之游而峒博學有口辯綰爲禮部侍郎脩國史薦峒自華原尉拜右拾遺兼史職累遷

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峒哀撥詔策備
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拙于取舍不
稱良史大曆中以刑部員外郎判南曹遷司封郎中知
制誥兼史館脩撰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
帑藏奉用度峒諫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誠良史
咨欻何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
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壠處漢文葬霸
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
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覈爲無窮計宋文公厚葬春秋
書華元爲不臣但魑爲石槨夫子以爲不如速朽由是

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
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
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綠飾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
厚是拂顧命鑿經誼臣竊懼之今敕令甫下諸條未出
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便詔荅曰朕頃議山陵荒哀迷謬
以違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遺君
親于患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雖古遺直何以加焉
峒在吏部因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爲侍郎故峒內德晏
至分闕以善闕奉晏惡闕與炎炎心不平建中初峒爲
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爲憾炎出故宰相杜鴻漸門下其

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峘峘謝使者曰得公手署峘得以
識炎不疑署送之峘即日奏言宰相迫臣以私從之負
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
姦人無可奈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衡州別駕遷刺
史李泌執政召拜太子右庶子復爲脩撰性復且介人
人與爲怨孔述睿同脩史峘忿細故數侵之述睿長者
無所校貞元五年坐守衡州冒前刺史戶口爲已最竇
參素惡之貶吉州別駕稍遷刺史齊映爲江西觀察使
按部及州峘輕映後世先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挾所
以過映者至迎謁頗快快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

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
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徒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至府
擿峘舉奏前刺史過失無狀不宜按部貶衢州別駕刺
史田敦峘門生也與峘昧生平至是迎拜分俸半以贖
給之在衢十年順宗立以祕書少監召未至卒初受詔
撰代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
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尚書

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邃雅
德棻之辭章皆治世華采而澳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
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大典

唐書卷一百一
列傳 二十三
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爲之
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
知治之本歟

卷一百二終

唐書卷一百三 蘇韋孫張列傳第二十八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中蕭良有

承直郎 司業 果向高等奉

勅重校刊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祖彤仕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
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
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爲
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爲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
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號踊不自勝帝爽然改容入

隋爲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未爲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煬帝被弑發喪勸聞行路更爲王世充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將豆盧行襄成襄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諭降輒殺之洛陽平始與弘烈歸帝誅襄而謂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歛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人亂難以來死亡略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類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爲背

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爲勅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旣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郿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人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

求帝不聽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
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真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
說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為
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為足今天下猷隋之
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即其宮加雕
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歷陝州長史天策府
軍諮祭酒引為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
拒卻賂遺朝廷壯之出為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
機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
禁乃引咎自撻于塵伍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

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

子良嗣高宗時為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
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遷荊州長史
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時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
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弃之徙雍州時
關內饑人相食良嗣政上嚴每盜發三日內必禽號稱
神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
賞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
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
果蔬與人爭利遂止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

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
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載
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平方
質坐事誅引逮之后辨其非良嗣悻謝不能與輿還第
卒年八十五詔百官往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
始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僚壻累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
謝良嗣色奉定曰初不聞有累在荊州時州有河東寺
本蕭譽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
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子踐言官太常丞爲酷吏
所陷死嶺南削父爵沒其家神龍元年復贈司空以踐
言子務元襲爵終邠王府長史

從孫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
計事在府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
新平安定二太守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
車駕至儲侍畢給帝嘉之試大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
御史擢累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齡死帝召弁見延
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中上知
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
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久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改大
子詹事舊制詹事位在太常宗正卿下御史中丞實參

卑之徙班河南太原尹下弁造朝輒就舊著有司疑詰
給曰我已白宰相復舊班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劾奏待
罪金吾有詔原罪坐前以腐粟給邊貶汀州司戶參軍
是時兄袞爲贊善大夫冕京兆士曹參軍以弁故貶袞
永州冕信州司戶參軍袞年老瞋不能視帝閱之聽還
又有稱冕才者帝悔不用而袞以老先還重追冕更問
大臣昆弟可任者左右以王紹之兄紆韓臯之兄羣對
帝乃擢紆右補闕羣考功員外郎冕遂不復用數年起
弁爲滁州刺史卒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讐定當時稱
與祕府埒弁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逋米斷貞元八
年以前凡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弁奏請出以貸貧
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譏其罔君云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
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特兵部侍郎柳述
侍雲起卽奏述性豪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婿私握兵要
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
樂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通事
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戶
附下罔上爲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姦狀煬帝
屬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等皆

坐免會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
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
並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
旣而紇斤一人犯令卽斬以徇於是突厥會長入謁者
皆慙而進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間且不虞雲起
至旣入境使突厥給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
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
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半賜突
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會百官於廷曰雲起
將突厥兵平契丹以爲可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

書御史因劾奏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怙寵
放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少賊不多發兵
官兵少賊衆數見敗北賊氣日張請付有司案罪大理
卿鄭善果奏雲起訾大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大理司
直帝幸江都請告歸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
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辰圃監時議
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安附百姓流離仍
歲無年蓋屋司竹藍田谷口盜賊羣屯京都權剽乘夜
竊發重以梁師都嫁情北胡陰計內鈔爲腹心患釋此
不圖而窺兵函洛姦人乘虛一旦有變禍且不細臣愚

以爲不若戢兵務農須關中安安士氣餘飽然後議討
伐一舉可定從之會突厥入寇詔摠幽寧以北九州兵
禦之得一切便宜改遂州都督益州行臺兵部尚書時
僕射竇軌數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衆雲起數持掣
軌宣言雲起通賊營私由是始隙雲起弟慶儉慶嗣事
隱太子太子死詔軌息馳驛報軌疑雲起有變陰設備
乃告之雲起不信曰詔安在軌曰公建成黨今可奉詔
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士王頗每歎曰韋生
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言孫方質
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地官尚書

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牀自若或曰僭見權
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
邪俄爲酷吏所陷流死儋州沒其家神龍初復官爵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
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
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
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
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
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

計不旋踵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
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
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卽位之明日有獻鷄者不卻而
受此前世弊事柰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牟子獻琵琶
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竝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
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
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
妓工待玄武門遊戲臣以爲非詒子孫之謀傳曰放鄭
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請竝廢之以復雅正其
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
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
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况觀前世
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
澄僚友之選帝大悅卽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
言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弼諧以輔不
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
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初
帝授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羣
臣是時軍興賦歛重伏伽數請釐損帝語裴寂曰隋爲
無道主驕於上臣諂於下上下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

不瘡哉我今不然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
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誼
臣矣俛首噤默豈朕所望哉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
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
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
世充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
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蹠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
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下哉壅隔故也至疏
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始無君然止稱堯舜者何

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空應機制變今四方
已定設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
下百姓信而畏也自爲無信欲人之信若爲得哉賞罰
之行無貴賤親疏惟義所在臣愚以爲賊黨於赦當免
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又表置諫官帝
皆欽納太宗卽位封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
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
非直尊其居處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
娛悅羣臣殆非所以導養聖躬聖憲後代此直少年諸
王務耳安得旣爲天子尚行之乎竊爲陛下不取帝悅

曰卿能言朕非朕能改之天下庶有瘳乎後坐奏囚失
免官起爲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槿倍直
與民右丞韋綜劾吏隱沒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緣官
市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綜
曰卿不逮伏伽遠矣久之出爲陝州刺史致仕顯慶三
年卒始伏伽拜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卧于家
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
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系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實建德陷景
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

天也大王卽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
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已弒始爲建德黃門侍郎賊平
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卽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
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務
日斷十事五不中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
積其失不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
拱疇敢犯之隋末盜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
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
之而挺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慎
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

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臣
惟秦始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
子而亡者殫嗜奔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
唯當務儉約薄賦歛以身先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
幸斯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當營構科調繁仍失疲人
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
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
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爲虛費今國儲無兼
年又與別都之役以產怨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
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生意未完定柰何營未幸之都重

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卽日西駕
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內弗敢康也
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搖人心
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
材以鐵爲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
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
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
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
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
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

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宮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帝顧房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卽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挺聞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苟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教殺除民害也今反以獵爲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然則探道在

學古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逮問禪萬分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則善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爲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惑成亂下有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而去善小不爲禍福之來皆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又上書曰周公資聖人而握沐吐殮下白屋況下周公之人哉殿下睿質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髦兼識政機望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技正可間召代博奕不宜屢也騎射畋游褻戲酣歌悅耳目移情靈不

可以御夫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財正太子頻擢至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卽便諛媚何足顧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賢才爲寮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納誨夕補遺哉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槌狙擊危脫死嘗聞宮中擊鼓叩閣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既不悛醜德日聞玄素不能已上書曰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遠臣請以近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庫官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營

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及踐作狂暴日宗祀以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爲太子驕肆敗度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烏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纔遂成其禍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爲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亡藝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爲工匠之肆旣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

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
雕鏤之八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勝計哉
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脩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徽美今
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向恐不逮飾非拒諫禍
可既乎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玄素坐除名
爲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徙鄧州訖不復親近高宗時
以老致仕麟德初卒始玄素與孫伏伽在隋皆爲令史
太宗嘗問玄素宦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曰君
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
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
帝侮靳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
昨問玄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曰流
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不能徒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
見者咸共驚怪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並
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臣使辭
窮負恥欲責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
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敝敷內讜言而世長等仇然
獻忠時主方褻聽藉以勸天子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
禍亂已平君位尊安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

唐書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 十四
故時時遭斥讓為所厭苦非言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
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根著寸心而
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疊辭不能傳太子諒矣

卷一百三終

唐書卷一百四 于高張列傳第二十九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蕭良直

承直郎 司業 葉向直 等奉

勅重校刊

于志寧字仲謚京兆高陵人曾祖謹有功於周為太師
燕國公父宣道仕隋至內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
縣長山東盜起棄官歸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
詔授渭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參謀議薛仁
果平識褚亮於囚虜中遷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
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為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

寧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
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
羣臣請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
建議違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慕虛
名遺實患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
旣生士負之卽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爲師傅日聞正
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
心勉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
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
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

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
卿彊起爲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時太子以農時造
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爲今東宮乃
隋所營當時號爲侈麗豈容復事磨礱彩飾於其間丁
匠官奴皆犯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
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
宮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輒留不出往年口敕丁寧殿
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寧復諫曰
奄宦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託親近爲威權假出納爲
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

齊任鄧長顛爲侍中陳德信爲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
政齊卒顛覆今殿下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
轢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路之人咸以爲怪太子
益不悅東宮僕御舊得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
與相狎比志寧懷不能言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馭
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親以闕溫清
或室有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恕愛之意又突厥達哥支
等人狀野心不可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
無益令望有損盛德况引內閣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
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十承基往刺

之二人者入其第見志寧憔悴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
太子敗帝知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
時宮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勉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
庶子遷侍中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監脩國史永徽
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无忌反有詔不待
時斬之志寧以爲方春少陽用事不宜行刑且誣謀非
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衡山公主旣公除將
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
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
幣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

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創制爲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
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心喪成婚非人情所
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三品項之兼太子少師四年隕石十八于馮翊高宗
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脩來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
秋隕石于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
固有自然非一繫人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爲福
也俄遷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
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不墜今行成
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田
以與二人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
太師仍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褚遂
良固爭不見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已衛之後
因殺无忌坐免官出爲榮州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
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諡曰定後追復左光祿大夫太子
太師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薦達
也爲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禮典皆與論譔賞賜以巨
萬初志寧與司空李勣脩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
曰本草尚矣今復脩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
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

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曾孫休烈。

休烈機鑒融敏。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開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歷祕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祕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感。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慄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喪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書。恐

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彊征伐競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求哀稽顙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累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楊國忠爲宰相斥不附已者出爲中部郡太守肅宗立休烈

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脩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詩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脩史宰相李揆矜已護前羞與同史任爲等列奏徙休烈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脩

撰以卑下之休烈安然無屑意乾元初始詔百官元日
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休烈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
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
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代宗嗣位甄別名品元載
稱其清諒拜右散騎常侍兼脩國史加禮儀使遷太常
卿累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要不治產性恭
儉仁愛無喜愠之容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年老篤意
經書嗜學不厭妻卒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詔贈
華國夫人葬給鹵簿鼓吹歲中休烈亦卒年八十一帝
爲歎息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元遺謁者就第宣慰爲儒

者榮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爲翰林學士益天寶初
及進士第肅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肅子敖字野中擢
進士爲祕書省校書郎楊憑李鄲呂元膺相繼辟幕府
元和初拜監察御史五遷至右司郎中進給事中左拾
遺龐嚴爲元稹李紳所厚與蔣防俱薦爲翰林學士李
逢吉誣紳罪逐之而出嚴爲信州刺史防汀州刺史敖
封還詔書縉紳意申嚴枉及駁奏下乃論貶嚴太輕衆
皆嗤諫逢吉乃厚敖三遷至戶部侍郎出爲宣歙觀察
使敖脩謹家世用文學進初爲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
明不選物以自容名益減卒贈禮部尚書四子球珪瓌

琮皆清顯。琮知名。龐嚴者，字子蕭，壽州壽春人，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策第一。拜拾遺，辭章峭麗，累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坐累出，復入，稍遷太常少卿。大和五年，權京兆尹，彊幹不阿，貴勢然貪利，溺聲色，卒于官。

琮字禮用，落魄不事事，以門資爲吏，久不調。駙馬都尉鄭顥獨器之，宣宗詔選士人尚公主者，顥語琮曰：子有美才，不飾細行，爲衆毀所抑，能爲之乎？琮許諾。中書舍人李潘知貢舉，顥以琮託之擢第，授左拾遺。初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七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廣德公主，咸通中以水部郎中爲翰林學士。

遷中書舍人，閏五月轉兵部侍郎，判戶部。八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爲韋保衡所構，檢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僖宗以太子少傅召，未幾復爲山南節度使，入拜尚書右僕射。黃巢陷京師，以病臥家，巢欲起爲相，琮辭疾，賊迫脅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宰相，義不受污，賊遂害之。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蓨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禽之，斬首以祭賊衆，畏伏更歸附之，至數千人。俄與武陟李厚德將其衆降，授陟州總管府戶曹參軍。貞

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
五事以爲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
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
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如尚書入坐人主所責成者也
宜擇溫厚脩絜者任之敦樸素華浮僞使家識慈孝人
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昵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
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
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
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
少而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疆本弱支之義也至

江南河北人頗舒閑宜爲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勳戚之
家邑人俸稍足以奉養而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
之競爲錐刀宜加懲革今外官卑品皆未得祿故饑寒
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不恤其匱
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輜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
及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
然後督責其効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
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拜諸叔諸叔答拜曾封旣同當
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彝法書奏太宗稱善進授太子
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一劑曰而

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爲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况其清鑒焉久之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監脩國史進爵脩縣公永徽初加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感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號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諡曰憲官給轎車歸葬於鄉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儀貶嶺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方正廊廟才也隋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爲王世充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

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擢制舉乙科改陳倉尉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特達者朕將用之銳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遷給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湯武得稷尚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

茲事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奚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哉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謂曰吾乃送公衣錦過鄉邪令有司祠其先墓行成薦里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詔等皆以學行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可任以事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詣行在帝見悅甚賜勞尤渥還爲河南巡察大使稱旨檢校尚書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監國

對曰百寮日決庶務旣爲京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爲忠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卽位封北平縣公監脩國史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文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乖罪已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賜宮女黃金器敕勿復辭行成固請帝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

邪泫然流涕行成惶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尚書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三遣使賜內衣服尚宮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諡曰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宗廟廷族子易之昌宗

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既冠頗習美姿製音技多所曉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善治鍊藥石卽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紕錦盛飾自喜卽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橐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青光祿大夫賜防閣同京官朝朝望追贈父希臧爲襄州刺史母韋母臧並封太夫人尚宮問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私侍臧昌宗興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筆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閭朝隱薛稷員半千爲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搏博爭道爲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

萬曆二十二年刊

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卽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十有六人譏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后旣春秋高易之兄弟顓政邵王重潤與永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縊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等臯易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戩約曰天子老當擁太子爲耐久朋后問孰爲證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翌日廷辯皆不讎然

元忠說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賊狼藉御史臺劾奏之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已參鞫而司刑正賈敬言窺望后旨奏昌宗彊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彥範進曰昌宗賊四百萬尚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楊再思曰昌宗主鍊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卽詔釋之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后久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進見惟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爲不軌事然小人疏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史中丞宋璟亟請按攝后

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更敕司刑卿
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云昌宗應原璟執奏昌宗法當
斬后不答左拾遺李邕進曰璟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
后終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暉等率羽林兵迎皇
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
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鬻取之一夕盡坐流貶
者數十人天寶九載昌期女上表自言楊國忠助之詔
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贊曰于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
之明雖七首堪曾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
宗之昧雖死無益也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
長厚君子哉

